

# 以管也能窺天

文／千里雁

## ◆之一

睡前，口渴，嫌白開水無味，牛飲一杯清茶，結果失眠。儘管毫無睡意，想到明早還得上班，勉強躺在床上，躺到腰痠背痛，心煩氣燥，黑暗中依然目光炯炯，似與窗外的月亮爭輝。

掀被下床，彎彎腰，甩甩頭，做點柔軟操，頓時舒服多了。就在這時，想起二哥。二哥去年年底因腦癌過世，過世前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，尤其最後兩三個月，連輪椅都沒辦法坐，只能從早躺到晚，等著看護為他翻身、擦澡、清理排泄物，以及護理人員一天數回的抽痰。

這樣的痛苦，這樣的無奈，使一生好強的他，即使意識偶而清醒也不願張開眼睛，是不願看到別人眼中的憐憫？或者不願看到別人眼中無助的自己？

二哥！想必那時候，你一定腰痠背痛得受不了吧！也就在這一刻，我領悟到當睡煩了，能夠自由自在的起床走動，喝杯水，上個洗手間，是何等的幸福。

當前政治紛擾，經濟不景氣，許多人就像蝸牛背著重重的殼，有責任，有義務，有壓力，卻失去了快樂。但是，如果到醫院裡看看，看看因為各種傷病躺在床上無法行動，生活侷限在方寸之地的人，或許就會發現自己其實應該感恩。

不想睡了，翻身下床！就在這一刻，我格外珍惜眼下擁有的一切。





◆之二

那天整理櫥櫃，看到一張歷史久遠的重大傷病卡。民國83年，我罹患第四期癌症，開了兩次大刀，腹腔的相關器官和淋巴腺全被摘除乾淨。

住院期間，朋友拜託一位剛從美國進修歸國的專科醫師提供意見，他很誠懇的叮囑我一定要繼續接受化學治療，「否則活不過半年！」從發現罹癌到接受手術，一直很認命，從未哭過的我，聽了他的鐵口直斷，霎時淚流滿面。人生自古誰無死？我不怕死，怕的是年僅8歲的女兒，若失去母親，她該如何承受？

我將他的意見轉告主治醫師，她是一位在醫界極受推崇的名醫，更是良醫，她說她已擬妥我的治療計畫，因這種癌症相當特殊，不必化療，只須長期服用高劑量的黃體素。

我依言而行，結果好端端的活到現在，沒有成為任何人的負擔。昔日站在我病床前，惶恐說「媽媽！妳要振作一點！」的女兒，今年就要大學畢業了。

每當回憶往事，我總是忍不住猜想，萬一那時為我醫治的是其他醫師，因認知錯誤，安排了化療，結局會是如何？恐怕現在我墳頭草木已拱，先生和女兒也會擁有一段不一樣的人生，如同蝴蝶效應一般，在周遭出現微妙的影響吧！

常有人打趣說，許多醫師後面都跟著一串冤魂，這固然是對醫師的大不敬，但是醫師在為病人下治療決策前，只要一個無心之失，確有可能造成「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卻因我而死」的遺憾，最可怕的是即使在遺憾造成後，有的醫師可能依舊不知不覺。

醫師不是神，當然可能犯錯，只是當犯錯的時候，手裡正握著病人的生命，後果難以預料。「死裡逃生」13年之後的我，深深感謝當初治療我，救我一命的醫師，更期盼所有病人都能像我當初一樣的幸運，碰到一位認真、細心、專業，會為病人全方位思考的好醫師。🌹